

牵牛花

〔日〕志贺直哉著
楼适夷译



151315
Z484

11518

牵牛花

志贺直哉小品和短篇小说译存



XWTS 0023835

牵 牛 花

〔日〕志贺直哉 著

楼适夷 译

责任编辑：王纪卿

装帧设计：彭 一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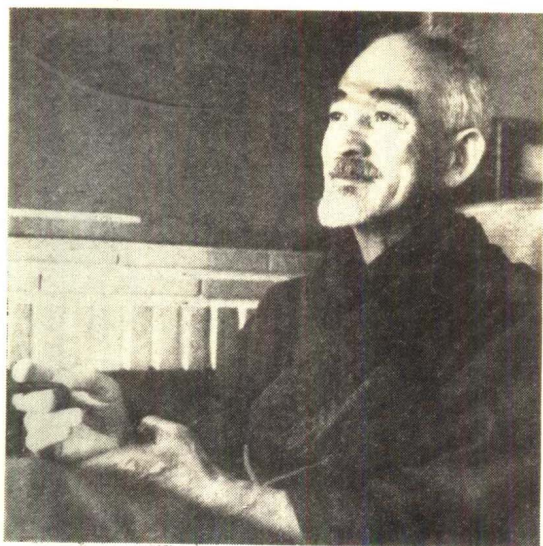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05,000 印张：5.375 印数：1—12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13 定价：（平装）0.48元 （简易精装）0.58元



志 贺 直 哉

目 次

前辑 牵牛花

牵牛花.....	1
野 鸪 鸽.....	4
兔 子.....	7
绣眼、白头翁和蝙蝠.....	11
小品四题.....	17
次 郎	17
蜻 蜓	18
壁 虎	19
野 鸡	21
矢岛柳堂.....	23
白 藤	23
红带子	29
鹤	35
伯 劳	38
住在沟沿.....	45
转 生.....	52
秋 风.....	59

后辑 篝火

篝火.....	71
真鹤.....	83
学徒的菩萨.....	89
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	102
老人	110
正义派	115
清兵卫与葫芦	123
佐佐木的遭遇	129
赤西蛸太	141
灰色的月亮	160
译者后记	164

牵 牛 花

我从十几年前以来，年年都种牵牛花。不但为了观赏，也因它的叶子可以作治虫伤的药，所以，一直没有停止。不但蚊蚋，就是蜈蚣黄蜂的伤，也很有效。拿三四枚叶子，用两手搓出一种沾液来，连叶子一起揉擦咬伤的地方，马上止痛止痒，而且以后也不会流出水来。

现在我住的热海大洞台的房子，在后山半腰里搭了一座小房作书斋。房基很窄，窗前就是斜坡。为了安全，筑了一条低低的篱笆。篱下种上一些茶树籽，打算让它慢慢长成一道茶树的生篱。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今年又种上了从东京百货公司买来的几种牵牛花籽。快到夏天时，篱上就爬满了藤蔓，有一些相反地蔓到地上去了，我便把它拉回到篱笆上。茶籽也到处抽出苗来，可是，因牵牛藤长得很茂盛，便照不到阳光了。

这个夏天，我家里住满了儿孙，因此，有一个多月，我都住在半山腰的书斋里。大概因为年龄关系，早晨五点钟醒来再也睡不着了，只好望望外边的风景，等正房里家人起来。

我家正房风景就很好，书斋在高处，望出去视野更广，西南方是天城山，大室山，小室山，川奈的崎角和交叠的新岛。与川奈崎角相去不远，是利岛，更远，有时还可以望见三宅岛，但那只是在极晴朗的天气，一年中几次才能隐约望见罢了。正面，是小小的初岛，那后面是大岛，左边，是真鹤的崎角，再过去，可以望见三浦半岛的群山，是极难得的风景区。我以前也住过尾道、松江、我孙子、山科、奈良*等风景区，但比较起来还是这儿最好。

每天早晨起来，胡坐在阳台上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看风景，而眼前，则看篱笆上的牵牛花。

我一向不觉得牵牛花有多美，首先因为爱睡早觉，没有机会看初开的花，见到的大半已被太阳晒得有些蔫了，显出憔悴的样子，并不特别喜欢。可是今年夏天，一早就起床，见到了刚开的花，那娇嫩的样子，实在很美，同美人蕉、天竺葵比起来，又显得格外艳丽。牵牛花的生命不过一二小时，看它那娇嫩的神情，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。后来想想，在少年时大概已知道娇嫩的美，可是感受还不深，一到老年，才真正觉得美。

听到正房的人声，我便走下坡去，想起给上小学的孙女作压花的材料，摘了几朵琉璃色、大红色或赤豆色的牵牛花，花心向上提在手里，从坡道走下去，忽然一只飞虻，在脸边嗡嗡飞绕，我举起空着的手把它赶开，可是，它还继续

• 均系日本地名。

着不肯飞开。我在半道里停下来，这飞虻便翘起屁股钻进花心里吸起蜜来，圆圆的花斑肚子，一抽一吸地动着。

过了一息，飞虻从花心里退出来，又钻到另外一朵花里去了，吸了一回蜜，然后毫不留恋地飞走了。飞虻只见到花，全不把我这个人放在眼里，我觉得它亲切可爱。

把这事对最小的女孩说了，她听了大感兴趣，马上找出《昆虫图鉴》来，一起查看这是一种什么虻，好象叫花虻，要不就叫花蜂。据《图鉴》说明，虻科昆虫的翅膀都是一枚枚的，底下没有小翅，蜂科的翅膀，则大翅下还有小翅。这只追逐牵牛花的虫儿，见到时认为是虻，就称做虻吧，到底是虻是蜂，现在也没搞清。

(1954年1月)

野 鹑 鸽

我喜欢野鹑鸽的形象，也喜欢听它特别粗壮的叫声。在世田谷新町住家时听到过，有几次去大仁温泉时也常常听到。它们总是成对地飞。现在住的热海大洞台山庄地势很高，常常见到一对野鹑鸽飞过齐眼高的空中，已经看得很熟了。

这年春天，是猎季的最后一天，住在吉浜锻冶屋的福田兰童君，肩上扛着猎枪跑来，说是刚打鸟回来，拿几只竹鸡、野鹑鸽和白头翁送给我们，战后还没吃过这些野禽，得了这礼物很高兴。

“再去打几只来吧。”他说了。我便提议：

“还是一起上热海打野鸭去吧！”

福田君是打鸟、钓鱼、捕鲍鱼的高手，又打得一手好麻雀，我们常常输给他。去打野鸭，那意思也是上热海去看广津和郎君，福田很高兴，马上同意了。

“下班公路车几点钟？”问了班车的时间。

“还有半小时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还可以去打一回鸟。”他说着，便把脚上的皮鞋换上水袜子，上后山去了。

约过了二十分钟，福田君回来了，我并没有听到枪声，以为他没有打到鸟，可是却带来了野鹌鹑、白头翁和黄道眉，鸟身上还带着体温，这是二十分钟内的收获。

我准备好了，等福田又把水袜子换了皮鞋，便一起下山，搭班车到热海去。

第二天，我发见空中那对野鹌鹑，只有一只在飞了。飞的样子也慌慌张张的，隔一段路，后面另有一只拚命赶上来。每天看惯了的，现在成了一只，一天中总有好几次在我眼前飞来飞去。那时我对一起吃了的竹鸡和白头翁倒不以为意，就是对福田君从别处打来的野鹌鹑也没有介意，可是，几个月来天天看惯的野鹌鹑，现在成了独自飞行，心里很不好受。打鸟的不是我，可是吃的是我，总觉得心里不安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我看见又有一对在飞，以为那野鹌鹑已找到了新对象，重新结婚了，觉得有点高兴。可是不对，这对是新搬来的，从前那只，依然孤零零地在飞。这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。

近来，又到猎季了。住在邻近的一位熟人，养着两头血统名贵的英国种赛特猎狗，常见他穿着猎装在近处出入。那猎狗虽挺厉害，可是狗主人打鸟的手段，倒是可以使鸟儿放心的。可怕的是那位穿水袜子的福田兰童君，四五天前，他又来了。

我对他说：“今年你可别再打了吧。”

“你是这样挂在心上么？那我把剩下的那只也替你收拾了吧。”

他笑着说了。对于鸟儿，他就是这样可怕的人。

（1950年1月）

兔 子

这回，养了一只兔子，用槲树叶和竹叶喂它，以后杂草长出来，饲料就方便了。

从前，住在山科时，养过一次兔子，在奈良时，又养过一次，觉得养兔子也并不好玩。在山科是放养的，住在地板底下。院子里有很大的池塘，在池边的绿草上有四五只白色小动物在游戏，家里人觉得好玩。可是一到春天，近处菜地上长出许多蔬菜，那些兔子便从篱笆里钻出去，开始糟蹋起来，终于庄稼户有意见了，只好全送到别处去。因为是放养，可能恢复了它的野性，要逮住还很不容易。

在奈良时，厨房前有五六株青桐树，两边是土墙，另外两边张上了铁丝网，兔子便养在那里。好象在那里掏了洞生小兔了，挖开洞来看，弯弯曲曲的有四五尺深，洞底窝着四五只小兔，底下铺着草，母兔还揪下自己肚子上的毛，同草垫在一起，看母兔的胸腹，还露出红红的肌肉。光繁殖，也不想吃它，因此，放到春天的树林子里去了，其后再没有见过，一定是被人或狗逮住了。

现在养的一只，是这儿街道办事处在它刚出生时送给我们的。去年底，最小的女儿贵美子，提出要求：“我们养兔子好么？”

“养大了要吃的，如果答应这个条件，那就养吧。”

“可以可以……反正养熟了，爸爸一定不肯杀了吃的。”孩子一开头就打算好了。

“不，杀了吃，一定的。”

“好，没有关系。”贵美子笑了。马上做了一只木箱，又在餐室前打了一个木柱，用一块尺半见方的木板，做一个象盘子似的台架，架在上面。贵美子把小兔抱来了，大概刚出生不过几天的样子。

白天，把小兔搁在台上，到晚放进木箱，搁在门间的水泥地上。

兔子很会吃，拉很多黑豆似的粪粒，每天早上把粪埋在牡丹根下，兔子渐渐大起来了。

把小木箱放在门台边，兔子听见天空中飞机飞过和长尾鸡啼叫的声音，便惊慌地逃进木箱去。鼻子总在索索地动，耳朵也好象很灵，只消听到远处的狗叫，马上竖起来，鼻子立刻不动，静静地伏着。有时站起两条后腿，两只长耳朵一回儿伸向前面，一回儿伏到后面。有时睡在阳光下，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光竖起一只耳朵。

总之，是胆小的动物。有一次，楼上阳台上晒着被子，被子从上面挂下来，把它吓坏了，从高台上跳下来，逃到院中树荫下躲起来了。有时猫儿想跳上它的木台，它把两只前

爪趴在板沿上，索索地动着鼻子，很害怕地从上面向下张望。

贵美子一人在餐室吃饭，忽然听见吱吱的怪叫，连忙跑出去瞧，见狗正在追兔子，狗见了贵美子就逃走了，可是兔子也害怕贵美子，要逮也逮不住它。那时它眼睛上面已被抓伤，流出血来，留下了伤痕。

原以为它不会叫，可是后来留意到，也会发声，高兴时，发出咕咕的低音，走到人跟前，凹进了肚子，便咕咕地叫了。人也学它咕咕地叫，它又咕咕地叫了。倒是比原来想象更容易养熟的动物。最近熬了几个夜，夜里上厕所——厕所就在门间边上——开头，兔子听到脚步声，惊慌了，躲到台阶底下去，等我从厕所出来，却正在门外等着我，高高兴兴地围着我脚边绕圈儿。一直跟我到走廊下，我只好举脚把它赶开，关上了廊门。

已经长大了，原来那个木台不够大了，另外又打了木柱，造一个三尺见方的台架。早上从木箱放出来，它在这台架上，又是跑，又是跳，又是溜跌，一只后脚常常蹈空，总是闹个没完。人走过去，就靠拢来，已经不怕人了，却跟狗一样，故意逃开着玩儿。给它打扫台架时，想叫它让开点可以打扫，它却蹲在那儿不肯移动，这也跟狗儿一样。也喜欢人用手去抚摸它，特别是按住它的头，把它的项颈扣在台板上，它便闭着眼睛不动了。养了三次兔，这一次最有趣了。因为饲料关系，家里已不养动物，大概由于好久不养，所以特别感兴趣吧。

从餐室玻璃窗，看外面木台上的兔子，是最近的一种娱乐。看看兔子的各种姿态，几乎一切都使我想起日本画中所画的兔子来，常常联想到宗达的画，画得很简单，寥寥数笔，便表现得特别生动。可是在看兔子时却很奇怪，没联想到栖凤的写实的兔子，光是写实，却抓不住兔子本来的神情。活着的兔子，可比栖凤的写实画，更接近宗达的写意画。想起来也是一件趣事。

叫孩子称了一称，兔子的体重已有四斤多了，背上的肌肉，摸起来很厚实。——住在邻近的W君最近教我杀兔的方法，要吃兔肉不用刀杀，只要一条带子勒住它的脖子，挂在门外钉子上，不用去看它，过一回就死了，也不流血，不知何时已经断气了。

可是我们这只兔子没有杀，实际上，我同贵美子一起，在刚养起的时候已经知道了。

(1956年9月)

绣眼、白头翁和蝙蝠

“叔叔！”

好象是叫的叔叔，其实可能是叫爷爷吧*。

“叔叔，我们想上你这儿逮绣眼。”

“逮到了给我一只，就来逮吧。”

“好，给你，第一只逮到了就给你。”

我现在住的山庄，没有门也没有围墙，院子外只有一条低低的石垣，比路高一点，进口处有一个很阔的台阶，一上台阶就是院子了。那时我刚走出院子，下面路上正有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提着媒鸟笼站在那里，对我说了。

得到我的允许，他们很高兴地走进院子里来。正是绿萼梅盛开时候，他们在繁茂的梅树上挂好媒鸟笼，插上几条竿头沾胶的竹竿，在离开三四尺处张起细网，便走到路边躲藏起来。我为了不去惊动鸟儿，也走进屋子里去了。

过了一回，听见孩子们大声叫唤。在我屋子前面，有五

* 日语“爷爷”、“叔叔”只有长短音区别，听起来差不多。